

有一场雪在哈尔滨等你

□ 闫语

朋友们来看雪吧。

这是作家迟子建一篇小说的名字,经常被我说与远方的朋友听,还会加上一句:来看看零下30℃的冬天是什么样子。

来看雪吧,去感受它漫天飘舞,从天到地缠绵,感受它慢慢悠悠落入你的视线,慢慢悠悠地把每一秒钟打开成一个小小的梦想。这时候,你会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,让精致的六片花瓣在手心里微微笑着,许多个微笑相加就成了热切的问候。

这时候,没有什么话语比一场雪更让你心生欢喜了。你久久地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没有风,它们依然在左右飘荡,盘旋漫舞,像在风中踟蹰,又像在音乐中低吟浅唱。这时候,你仿佛看到一位素洁的古人正端坐抚琴,那舒缓的节奏借着你的耳朵落入这个冬天,而漫天的大雪在他的周围织就了一道纤巧缥缈的帘,一阵风吹来,茫茫旷野隐约闪现三五家房舍,几缕炊烟让一个过去蔓延至此。

在一场雪的时间里冥想过去,那个满语里的阿勒锦就出现了。说起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小渔村,很多人不一定知道,说起哈尔滨,石头也会点头。在这里,冬天,不仅仅是季节;雪,也不仅仅是节气。在这里,“雪”这个字,让冬天一览无余。

雪落在阿勒锦,房子不见了,院子不见了,路不见了,树桩不见了,甚至连雪也不见了。只有苍白的白、夜色的黑和灯笼的红。这时候,透过悬挂在门前树上的渔网,一个个渐渐丢失在小格子里的脚印又一次起程,重新迈入无阻无碍的茫茫雪地。这一次,没有了在路口的迟疑,也没有了追赶未来的冲动,就在那些按部就班的时光里,街道宽阔起来了,房子高大起来了,院子里的树也来到了街上,微笑着看着每一个搬来这里的人,或是从这里经过的人,它喜欢阿勒锦这样华丽变身,也喜欢变身一切都快起来的样子。

雪落在哈尔滨,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雪人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有时候,你仅仅需要一把铁锹和一根胡萝卜,就可以让一个雪人翩然而至。在这里,街道有多少,雪人就有多少,你真的无法想象,没有了雪,哈尔滨的冬天会是什么样子。这时候,一个和你一样大的雪人,与你并肩站立在冬天的大地上,甚至会因为你的



欢喜而产生奇迹,有了生命,随即与你一起奔跑在飘雪的中央大街或是神奇冰雪大世界。这时候,每个人都是时间的雪人,从世界的悄然一瞥中诞生,又从悄然一瞥中寂然老去。

然而,雪依然年轻,如同你年轻的心。哈尔滨的雪,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地下着,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一层一层累积着时间,又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一点一点地融化掉。这时候,每一片雪花都是在经过漫长的旅程后,带着疼或忘的记忆,一步一步地到达大地。而在那些过往的冬天里,你看到的只是它的轻盈和优雅,看不到它正经历着的岁月罢了。

那么,一个人的身体里究竟生长着多少个冬天?一座城市的历史中究竟收藏了多少个冬天?如果一个冬天在一场雪里被反复记忆,是因为一个人还是一座城?如果是你撒了一个雪团,再用力投掷出去,击中的是一座城还是一个冬天?

冬天的哈尔滨,是一座保存了冰与雪的博物馆。在这里,冰与雪在能工巧匠的手中,顷刻间就幻化成了冰酒吧、冰旅馆、雪圈场等姿态各异的形状。在这里,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是冰雪的形状。而当你想要看清这种关于冬天的手工艺时,一些抒情的雪,隐喻的雪,以及有些悬疑

的雪,已经不知不觉地飞到了你的眼前,你仔细地打量着它们,发现从前的岁月已经悠悠远去,从前岁月的影子浮现在茫茫雪地上。

哈尔滨的冬天,是一个抒情的季节。他或者她,意气风发地从兆麟公园穿过,他们去感受冰雪的素洁,然后欢畅而归。一些栩栩如生的冰灯与雪雕和他们擦肩而过,被镜头捉住就停在现在,或者走进美好的童话故事里。多姿多彩的冰雪世界,让这座城市和身处城市中的他们久久地感动。这时候,你想起了一个取雪煮茶的朋友,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那个冬日,小小的炉子上,有暗暗的小火不明不灭,壶里的水慢慢地被煮沸,冒出细密的水雾。渐渐地,暖意晕染开茶香,那个冬日和以后的许多个冬日都有了醇厚浓郁的味道。

雪,慢慢地下。水,一点点结冰。如果说,雪让哈尔滨有了灵气,那么,雪地上的冰灯让哈尔滨人有了通融的个性。这时候,1963年的第一届冰灯游园会顷刻间就照亮了你的纸张,纸上的你感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的爽洁和妩媚。而那个漫步在冰雪大世界中的你,每走出一个迷官就出现一种景色;每拐过一个弯路,又有另一番天地。就像苏州园林,曲径通幽,又豁然开朗。这时候的雪,

在文字里已经活多久了?这时候的雪,在世上已经活多久了?

如果说,冰雪的尽头是我们虚度的许多白天和夜晚,那么在冰雪的语境中,哈尔滨就被赋予了一种洁白和清冷,这是冰雪的品质,也是身体和心灵在刹那领悟到永恒的交流。这时候的雪,是索菲亚教堂的穹顶,是防洪纪念碑的浮雕,是中东铁路桥栏杆上的心锁,是大剧院舞台上的一部话剧,是音乐博物馆里的一架古老钢琴,也是近处的街道或远方的树林。所以,这一片冰雪,这一座城,这一种人文精神,让哈尔滨的冬天有了它特有的某种深度。

雪,还在无声无息地地下着,好像它什么都不知道似的,又或者它在一边下着,一边思量着,而在想好之前,绝对不会惊动任何人似的。这时候,你从冬天抬起头来,柳絮一般的雪,芦花一般的雪,轻烟一般的雪,所到之处,点尘不染。这时候,你忽然想起一句不平凡的话来:优美是不可拒绝的沉溺。

而这时候的我,会再一次发出邀请:朋友们来看雪吧。

作者 | 中国作协会员
 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

雪霁

□ 范晓锐

一夜醒来,鹅绒般的白雪轻柔地覆盖着周遭的一切,大地在“鹅绒”的覆盖下还在蒙头大睡。

阳光照在白雪上,折射出刺眼的光。房顶的雪被阳光融化了,在房檐儿倒挂成冰凌,冰凌的底部慢慢往下滴着水滴。窗台上,百合花的花蕾含苞欲放,花蕾向窗外的方向微微倾斜,努着小嘴儿似乎在逗弄着窗外的冰凌。隔着一层透明的、似有似无的玻璃,便是两个世界。界限似有似无,环境却是天差地别。

我急切地穿好衣服走出家门,去感受雪后的蓝天与清冽的空气。迎面的冷风吹在脸上,像是被火炭灼烫了一下。我捂住口鼻、压低帽檐,只露出一双眼睛环视着周围。世界是白色的,是毛茸茸的,白得令人拘谨,纯洁得让人在她面前不敢造次。

我放慢脚步,慢慢地抬腿,轻轻地落步,唯恐脚步声惊扰了这安静的世界,让轻柔的“鹅绒”飞舞起来。

天是蓝的,没有一丝云彩;雪是白的,没有一点杂尘。白亮亮的太阳毫不吝惜对这个童话般的世界的爱,向大地挥洒着万丈光芒。

我走出院门,人行道上的积雪已被身穿红色或绿色荧光坎肩的清洁工

打扫出来,露出了红色的地砖。善良的清洁工人在红色的地砖上撒下碎米,让雪后难于觅食的麻雀渡过难关。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在地上争食,有人走近便扑棱棱地飞到房檐和树枝上,待人们走过去,这些小鸟又落下来争先恐后地啄食。旁边的积雪上留下了密密麻麻、重重叠叠“个”字形的脚印。马路上的清雪车把积雪推到路边,集成山一样的雪堆,等待运输车拉走。路上的车像开江时江面流淌的冰排,有序而缓慢地行驶。

迎面,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嬉闹着:女孩穿一件淡青色的过膝羽绒服,站在树下举起手机歪着头,另一只手做V字形准备自拍;为了拍照,女孩已经脱下帽子,一头柔美的黑发垂在身后。调皮的男孩在女孩的身后,悄悄抬起脚踮在树干上,然后迅速躲开,树枝上的雪纷纷落下,落在女孩的身上头上。女孩垂下双手,没有躲避落雪,娇嗔地怒视着男孩。男孩躬着腰跑回来,站在另一棵树下陪着笑脸对女孩说:“你来踮,你来踮,我不跑。”女孩笑着紧跑几步,一脚踮在树干上。正待女孩转身欲跑时,男孩一把拉住女孩,树枝上的雪纷纷落下,女孩一头扎进男孩的怀里躲避落雪,男孩紧紧抱住女孩,女孩侧脸贴在

男孩的胸前,一双粉拳在男孩的肩上拍打着,含着羞红了脸。

走过这对年轻的恋人,禁不住回头望着他们欢快的背影: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热恋的吗?我这样拥抱着我的恋人吗?驻足回望雪景中欢愉跳跃的身姿,那就是我不舍而眷恋的青春,离我很近,却越走越远。

前面就是我走过无数次、熟悉得几乎被我遗忘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。我仰望着这座教堂,仔细打量着这奇特的建筑。今天,教堂红色的墙体、尖尖的钟楼格外耀眼,透过四面弧形的悬窗,能看到悬挂在钟楼上表面显出铜绿色的铜钟。钟楼的尖顶由于坡度太大,落雪没有留住,下面的缓坡上落了比其他房顶更厚的积雪。教堂的门楣是八字形,门楣上也落了积雪。整个教堂犹如戴着白色尖顶帽儿,留着白胡子的圣诞老人。

也许清洁工不忍打扰教堂的宁静,教堂台阶上的积雪没有被清除。毛茸茸的积雪犹如新娘圣洁的白色婚纱,静静地铺在教堂的门前。蓝色的天空下,白雪簇拥着这美丽的教堂。这是哈尔滨特有的美景。

1916年,德国的侨民兴建了这所教堂。它原名叫尼埃拉依教堂,解放后

被直接称为基督教堂,现在是哈尔滨基督教会所在地。

1896年,当年的清政府与俄国达成协议,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修建一条铁路,横穿黑龙江省,由满洲里入境至绥芬河出境。这条铁路就是当年的中东铁路。

中东铁路1896年开工,1903年正式通车。当年的哈尔滨是中东铁路上一个重要的车站。随着铁路的建设、开通,各国侨民纷纷前来淘金,哈尔滨由几条街、几个劳工聚集点逐渐形成繁华的具有欧陆风情的城市。

哈尔滨诞生于中东铁路的建设,浮华在教堂鼎盛时期,繁荣于共和国的建立,昌盛于改革开放后的今天。

哈尔滨是座年轻的城市,是个包容的城市,是个优雅的城市,还是个充满欧洲情调的城市,是个随处可见欧式风格建筑的城市,是个有鹅绒般白雪的城市,还是个有绚丽多彩冰灯的城市。

如果有来世,我依然愿意生在哈尔滨,长在这蓝天、白雪之中,活在这充满欧陆风情的童话王国里。

作者 | 哈尔滨华尔化工有限公司职工

冰雪化仙境

□ 穆晓南

盖中浮现出来。冰筑的榕树下冰桌旁,年轻人嬉闹着,吃冰糖葫芦或冰淇淋,啃着冻柿子,冰天雪地上涌动着青春的热浪,孩童嬉戏其中,老人脸上是安适的笑容。雪地摩托,飞驰于茫茫雪野。在飞扬的雪中,你会云之君腾云驾雾的体验。高高壮壮的大雪人,敦实憨厚地守护着这里的一切,祥和而宁静。

眼前眩目的冰景,慢慢变成除夕夜那盏提在手中小小的冰灯,半截蜡烛放出的光,曾照亮自己的童年。高高的冰滑梯上,冲下来的不正是老屋的大雪橇,少年时与伙伴们人仰马翻中响彻四野的笑声,犹在耳畔回荡。

拥炉而坐,品着热茶,听着呼啸的北风,望着窗外打旋的风中,雪这个“无风仍飘飘,无雨亦潇潇”的精灵,飘扬着拉扯着嬉戏着。你会冲动跑进她们中间,雪花会轻抚你的全身,也会在你展开的手掌中变成晶莹的珍珠。顽皮地带走你的热量,试试你的胆量。冰却是雪长大成熟了,变得坚硬沉静,多了严厉和责任,多了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肃杀冷酷。

冰雪已在冰城人的帮助下,创造出个仙境,你想当一回神仙不?请到冰城来,冰城成就你的梦想。

徜徉于松花江边,登上冰筑的世纪坛,祈祷五谷丰年,感谢上苍恩赐的瑞雪。踩着冰,冰时提醒你不要张牙舞爪,只能脚踏实地,否则要摔跤。周围的寒冷,教会人们坚强和沉稳。飘飞的雪也会告诉人们什么是温柔与韧性。而在这晶莹无瑕的冰雪世界里,一切化为乌有,夕阳下,捧一捧纯洁的雪,将满尘的心洗刷干净。

作者 | 黑龙江省诗词协会会员
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
 哈尔滨宾县宾西镇中学教师